

魔术师

兰蔻 著

Magician
Murder

谋杀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魔术师 | 兰蔻 著 Magician Murder

谋杀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术师谋杀/兰蔻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221 - 09296 - 0

I. ①魔… II. ①兰…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7867 号

魔术师谋杀

作 者 兰 蔻

责任编辑 康征宇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 数 166 千字

印 张 10.7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 - 59623775

序

考古发现当晚，雨夹雪。

十二月中旬，古城地区已经完全进入了下大雪的季节。那天傍晚是小雨带着冬雪飘下来，而不是大雪。助手李跳跳忽然接到古城大学历史神话系杨教授的电话，说自己的弟子在古城外发现古墓入口，希望片刻之后能够与她会合。

激动的李跳跳和杨教授及发现者会合时，渐大的雨雪中，见古墓的入口如巨兽盘踞在荒废古城的一个土堆下，褪掉黄土的墙壁上雕镂着神秘而未知的图案，有些像远古的龙图腾。

第三天进入古墓后发现，古墓的朝代居然没有历史上留下记载，里面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高大的雕镂，雕镂上一兽印状如羊身人面，虎齿人爪，目在腋下，墓内留下祭祀用的器皿之上也多镌刻着此印。

唯一能与兽印吻合的只有《山海经》记录过的饕餮了，《山海经·北山经》有云：“钩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鸲，是食人。”

食人就是凶兽，是不吉之物，不祥的图案怎么会出现在历史久远的殉葬中呢？三人内心都隐约闪过一丝阴影。

不久之后，有人在夜晚看见好像狼一样的凶兽出现在街上，传言便说是古兽复活。渐渐，古城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这个敏感的问题。

刑警大队的电话有天突然响起，据报案者所说，看见凶兽吃掉一个女人的心脏，赶到现场，一幕恐怖的情景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杀人游戏开始/1

回到家里，夏子成迫不及待打开了电脑，直接登录输入密码进入“杀人游戏”。他在杀人游戏里搜索“杀人狂魔”，但是发觉对方离线。

“今天东湖发生的死亡案件真的是你干的吗？”夏子成竟然相信杀人狂魔的说话，打出留言。

第二章 第一条线索/13

他们原是打算找个地方吃饭，突然接到队员的电话，说他们从录像监控查到一辆黑色的丰田小车，正是当夜一点三十分开往东湖，而且车牌是本地，他们担心惊动车主，现在正赶过去。

第三章 失踪人员/23

“凭我的直觉。”

“直觉？还真狗屁的。”

“目前朵朵嫌疑还是很大。”夏子成沉思着，眉头紧锁，“凶手是怎样进入米唇的房间？外面大门的锁是怎样打开的呢？”

第四章 龙之九子/33

“但是，还有一点我是最为疑惑，为什么米唇的死亡会和饕餮有关，饕餮是种像狼的动物，难道米唇是给狼吃掉的吗？”冬文发表自己一番推理意见后，慢慢平静下来说说。

第五章 嫌疑人娜娜/42

“就算是深夜，也应该有路人，这样做就可能被人看见，更何况那天晚上这里表演魔术，听说深夜一点才散场。”钟明月摇摇头。

“表演魔术？”夏子成陷入了深思。

第六章 嫌疑人潘总和吴玲/52

他边驾车边注视着雾霭渐渐上来的古城街道，脑中忽然闪过“杀人狂魔”的说话：“游戏开始后，你就要调查我到底是谁了。当然，所有的证据不足之时，我会在你陷入案情迷途的时候给你提示的。哈哈哈——”

第七章 吴玲的情感/62

“米唇失踪？”吴玲震惊地看着丈夫，眼里充满了不相信。
“难道不是你干的？”潘伟见妻子一脸无辜的样子，倒是愣住了。
“难道你认为我会这么干吗？”吴玲突然冷冷地笑起来。

第八章 潘总的情感/70

掀开被子钻了进去，从后面抱住妻子。吴玲没有反应似的，一动也不动。潘伟为了撩起她的兴趣，将头压在她的脖子上胡乱地吻。
吴玲全身颤抖了下，深呼吸一下，慢慢转过身来，双脚伸直，撒娇似的说：“我不太想要！”

第九章 意外线索/77

“这可是很有问题，偌大的一个地方，她会选择在什么地方谋杀死者呢？而且抛弃尸体时她并没有在现场，这样无论如何都无法说得过去。”
夏子成陷入了深思，他也想不通其中的窍门。

第十章 凶手留言/88

“关于这场智力游戏，我看永远也没有结束，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在你没有找到我之前，你的妻子或许我会看上，她不是一名漂亮的助教吗？”
“该死的家伙！”夏子成用力往电脑上砸了下。电脑啪地响了声，吓了李跳跳一惊。

第十一章 娜娜和魔术师的关系/97

女人敞开的胸部压在他身上，被子外露出白雪般的背脊。她静静地躺了一会，然后起身穿衣服。男人看着她曲线无比好看的腰部上的胸部被窗帘后的光线映衬得更加丰满，白皙肌肤上泛起的红晕慢慢褪去。

第十二章 调查魔术师和娜娜/105

“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妈妈只要记住，无论警察怎样询问，你都说从来没有看见我和娜娜交往，当然，警察是很贼的，所以他们提问的时候，你要表现出很平静才行，不能够露出马脚，让他们看出端倪，这点我相信妈妈能够做到。”

第十三章 李跳跳遇袭事件/118

裸体的李跳跳斜躺在沙发上，头深埋着，似乎在沉睡，衣服被抛弃在地下。第一眼夏子成就推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敏锐的神经立刻提高了警惕，从内腰处掏出手枪，扫了眼大厅向卧室走进去，里面静悄悄的，并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身影。

第十四章 吴玲外遇/124

对于下次和李华的见面，她充满了期待，而且显得很迫不及待，就好像初次和男友见面。身为入妻和母亲，本不应该有如此的念头，但是越是压制不去想念，想念反而越发厉害。

第十五章 杀人游戏/133

“真的很舒服，要是以后都能够这样就好了，”女孩满足地仰望着他的脸，温柔道，“可是我们为了生活，不得不生活在没有阳光的世界里，我真希望我们能够像少年时候一样，手牵着手，一起走在郊外的阳光下。”

第十六章 寻找旧居民新闻/141

“你们先不要担心，我们只是想向你们打听一些情况。”在他们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夏子成看到他们神情不安和迷惑的神情解释道。

第十七章 追捕魔术师/149

李跳跳回头见是杨教授，脸上霎时露出羞涩，不过很快就掩饰过去，站起来激动道：“杨教授，我们找到了古墓的龙腾图案。”说着，举起袋子。

“真的？”白花头发下的脸立刻露出如花般的笑容，向她走过来，脚步轻快。

第十八章 无法预知的结局/156

就在这时，夏子成忽然看到一名保安从外面的大道旁边快步向娜娜走过来。他愣了一下，保安不是他们的人，随即大声叫喊：“他出现了！”以此同时，掏出手枪向娜娜跑过去。

第一章 杀人游戏开始

1

广州飞往古城汉口的航班晚上八点到达机场。

刚一下飞机到出租车通道，就看见灯火灿烂的古城沉醉在薄薄的烟雾下。下摆一阵晃动。虽然没有下雪，刺骨的寒风还是悄悄吹拂。

好久没有回到故乡，故乡的浓浓味道霎时迎面扑来。他微微紧皱的眉头习惯性轻挑了一下，脸上露出笑容。

此时，他忽然感觉眼前身影一闪，一阵熟悉的香味使他回过神来。扑入他怀里的是名漂亮女子，他的新婚妻子。

男人今年三十岁，刚从广州白云区调回古城，原本是刑侦一科的队长，调回古城担任刑警大队队长一职，两天的假期。名字叫做夏子成，身高一米七五，身材结实，浓眉大眼，白皙的皮肤上留着一头短发。为人真诚，开朗，是刑警中难得一见的人才。

女人叫李跳跳，芳龄二十八，皮肤白皙通透，双眼乌黑，而且有着不错的睫毛，下身牛仔裤包裹的身材更是高挑，迷人。她是古城历史神话系杨教授的助手。正是因为妻子在家乡工作，夏子成才能够调回来。

激动过后，李跳跳柔情蜜意地看着夏子成说：“亲爱的，我们走吧。”说着在夏子成额头上亲了下。

“嗯。”夏子成拥着妻子向出租车扬手。

他们的新家位于光谷购买广场附近，从汉口机场回到公寓，大概一小时。

回到公寓激情过后，夏子成伸了伸懒腰，站起来走到电脑前的椅子上坐下，习惯性地打开了电脑。

谋杀

夏子成虽然身为刑警，但是近一二年来比较喜欢玩一种游戏，叫做“杀人游戏”。他在杀人游戏里一直担任刑警工作，负责调查虚构网络的刑侦案情。

他迅速地登录网站，然后输入用户名和登录密码。

他选择了2012房间，里面已经有十五人。

他看到十五人几乎是熟悉的陌生人，只有其中一个网名为“杀人狂魔”的是陌生人。

突突，电脑右下角忽然弹跳出一个小子，小子被一个男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刺进胸部。对于这种开玩笑的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不过夏子成还是打出一句话：“开什么玩笑，老兄！”

对方发来一个狞笑，同时打出一句：“你觉得玩网络杀人游戏有趣吗，我觉得实在太无聊，一点刺激性也没有。”

夏子成觉得这人有点心理变态，无端感觉到不安。

“超级警察”——夏子成的网名，对方发来一个挑战性的动作。

“你好，杀人狂魔！”夏子成快速回复。

“今天我想单独邀请你玩一个真实的前所未有的杀人游戏。”

“噢，好啊！”

“但是明确告诉你，这个游戏不在网络里玩。”

“你的意思？”

“真实的杀人游戏!!!”

“真实的？”夏子成感觉到对方话里的含义，一股寒意从心底涌起，不寒而栗。

“不错。今夜，一场诡谲的杀人之旅即将开始，然后你调查出真凶，直至游戏结束。”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夏子成队长，我开什么玩笑，我知道你昨天刚从广州调回古城担任刑警队队长一职。”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你到底是谁？”夏子成感觉到对方似乎不像开玩笑的，而且自己是刑警的真实身份也被调查得一清二楚，看来是有备而来。

“我是谁？我也不清楚我是谁。但是从明天开始，你就想知道我到底

是谁？”

“……”

“游戏开始后，你就要调查出我到底是谁了。当然，所有的证据不足之时，我会在你陷入案情迷途的时候给你提示的。哈哈哈——”

夏子成冷静下来，心想对方神经病，开这样的玩笑，不过很是疑惑，对方怎么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可是从来没有在网络上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夏子成还想问对方，对方却突然离线了。

夏子成呆住了，内心隐约感觉到不安。

2

401 旅游专线起点锦绣阆苑山庄途经光谷步行街鲁磨路，然后过古城旧址——古城大学——梅园，终点站东湖磨山。连接东湖磨山的梅园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光秃秃得没有半点生气。已经是一月了，不久后整片梅园便会开满鲜艳的梅花，游人如织。

尽管刮着风，这段时间还是有不少游客前来东湖观光，其中大部分是骑脚踏车的大学生。连接梅园的东湖一片广袤。

长长的湖堤尽头，向左是一条百米的湖堤，夹在两湖中间。在湖堤岸边，停泊着汽油船。右边是进入磨山的大门以及车站。

八号的八点十分，这个时间还没有游客前来观光。靠汽油船谋生的船夫，吃完早饭后走到他停船的湖边，发现他的船边飘荡着一个黑色的大袋。游客随意抛弃的袋子在东湖随处可见，连打捞垃圾的阿姨也忙不过来。他对这种现象见怪不怪。

他伸了伸懒腰，叹了口气，然后下船向黑色袋子走过去。刚开始他以为是平常的袋子，不以为然。待他走近，发现袋子不像外面超市里的那种黑袋子，而是布袋。这种布袋平常很少见，他也想不到有什么用途。布袋里好像有什么，或者吸满了水，显得鼓胀。

“会是什么呢？”他犹豫一下，然后伸手过去揭开。袋子似乎包裹得很严密，他根本揭不开。他手指接触到袋子，感觉是个圆形的球体，而且是个相当大的物体。“不会是鱼吧。”他脑袋闪了下。东湖的确每年都会有很大的死鱼漂到岸边，更何况今年比去年的天气要冷。但是他又疑惑了，就算是大鱼，也用不着包裹得这么严密，除非昨天晚上有人偷鱼，这条是遗

留的。

他见无法打开，进入船舱拿出一把剪刀，一手捉住黑布的一角，一手对着圆形的顶部剪下去，剪开上面的一层，发现下面还有黑色的黑布。他手指接触包裹的顶部，感觉不对劲。“会是什么呢，椰子？”可是东湖四周都没有椰树，怎么会有椰子。

他接连剪开三层黑布，才剪开包裹严密的袋子。他激动而颤抖着跑上岸边，向他的同伴飞快地挥着手，口里呼出的冷气嘶哑着，好不容易才尖叫起来：“有——有死尸。”他一边尖叫，一边回头看了眼，黑布袋里出现一个留有黑发的头。

同一天的八点五十分，在光谷步行街站，刑警夏子成和新婚妻子李跳跳正在等待 401 旅游专线，他们准备前往东湖磨山游玩。

很快，401 专线就飞奔而来，“嚓”地在他们身边停了下来。他们上车后，见车上乘客很拥挤，所以只能够相互贴着身站着。天气突然转暖，东湖又成了旅游旺季。乘客或者是礼拜呆在家里无所事事，或是到那里观光，也好打发无聊的时间吧。夏子成很明白这些独身男女的心情。

十多年前，夏子成在光谷附近读中学的时候，经常单独乘 401 旅游专线前往东湖磨山。毕业后去外地读了警校，留在当地一晃几年就过去了。

一路上，夏子成望着车窗外的风景，都是似曾相识，回想光谷，以前只是一片旧书店和小吃点。他小时候经常和钟明月到旧书店去看童话书，然后钟明月从皱巴巴的裤兜里掏出五毛钱，买了两根冰激凌，一人一根，边吃边蹦蹦跳跳地往家里走。他想起那时候的时光真是幸福。听说钟明月一直在古城刑警大队工作，他一想到很快就见到他，内心就激动不已。汉口街一直没有变，房子已经很旧了，还没有拆掉。那是夏子成每个月光顾的电影院和小吃街。高大厚实的城墙，四周残垣断壁的古城，依然透出远古历史的气息。

他们在梅园下了车。梅园一带的变化倒是使他几乎认不出来了。妻子说，过段时间来梅园看梅花。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走过梅园，便是东湖湖堤。他们沿着湖堤岸一直向磨山方向走去。李跳跳手挽着夏子成的胳膊，尽管湖风从湖面上吹拂过来，她还是感觉到温暖。夏子成回忆少年温暖的时光，一班十几个男生，骑着自行车来到磨山游玩，往昔的欢笑和青春早已经过去。

一路上，前来观光的游客有不少在东湖对面的磨山脚下的荷塘旁边拍摄。

他们信步走着，看见人潮急急忙忙向磨山涌去。身为刑警的夏子成，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在人流中，他们看到了两台警车。警车上的警灯不断地闪烁着。

夏子成和妻子穿过人群，来到警戒线外。警戒线外站着两个身穿警服的男青年，夏子成视线越过警戒线，看到钟明月的侧脸。他们正在围观着什么，头低下去，眉头紧锁。

钟明月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钟明月以前和夏子成是篮球队的成员，身高都在一米七五以上。钟明月没有夏子成长得英俊，单眼皮，不过鼻子和脸型、嘴巴还算不错的。他们是学校篮球队的前锋，在学校打篮球他们算是数一数二的，因此有风云的绰号。

夏子成没有带刑警证件过来，妻子本来打算叫他回避，让钟明月他们去处理事情，但是妻子很明白他的心思，古城要是发生案情，身为新任职的大队长，怎么能够置身事外呢。

两人距离不过两米，但是钟明月只是专注和同事谈话，并没有留意夏子成的到来。“还是那个认真劲儿！”夏子成微笑了一下。随后，夏子成毫无顾忌地叫起来：“喂，钟明月！”

人声此起彼伏，钟明月还是听到有人叫他，转过身来。他的眼睛在人群扫了一圈，最终落在夏子成的身上。他以为是眼花，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揉了揉眼睛重新看过来，才看清楚真的是夏子成。

钟明月沉默几秒，紧张的脸上露出微笑：“哦，真的是夏子成。”同时他向警戒线外的警察扬了扬手，然后快步走上前来，和夏子成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接着来了个拥抱，互相拍打肩膀，最后笑了。他们习惯这样的见面。

“一个广州刑警怎么回到古城来了，是不是舍不得新婚的漂亮妻子？”钟明月微笑着向李跳跳举手打招呼。李跳跳回以微笑。

夏子成贴着钟明月的耳朵说了句话，钟明月霎时瞪大眼睛看着夏子成，比起之前的惊讶一点也不少。

“真的？”钟明月还是不太敢相信夏子成的话。记得中学时，夏子成有时会说谎哄他。

谋杀

夏子成坚定地地点了点头。

“发生了什么案情，你如此紧张的表情？”夏子成随之转换话题。

“古城半个世纪以来最离奇的死亡案件。”钟明月霎时严肃地和夏子成走近那些警察身边。

“有人被杀害？”夏子成走近，看见地下一个很大的黑色袋子包裹着一件物体。他习惯地蹲下去，伸手要去揭开。钟明月伸手过来挡住。

“死者是名女人，身高大概一米六，脸皮和手脚的皮都被剥掉，而且心脏掏空，只剩下头发，从皮肤可以推测年龄大概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具体等待法医鉴定。”

夏子成心里一惊，这样的杀人方法还是第一次耳闻。

“尸体是怎么样发现的？”

“大概八点十分，一个船夫发现的，刚开始他还以为是鱼呢？”钟明月揶揄地笑了笑。

“在水中，这么大的物体谁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是鱼的。”夏子成望着碧波荡漾的湖面，心想本来是个漂亮的地方，却成了魔鬼下手的好地方。

“这位是——”其中一个年轻警察看着钟明月疑惑地问。

“我的老友夏子成，以后就是我们的头儿了。”钟明月勉强地笑了笑。

在场的警察纷纷和夏子成客气地握手，说钟队经常提起夏队。

“通知法医了吗？”夏子成忽然问道。

“已经电话联系他了，正在赶来的路上。”钟明月停顿了一下，茫然地看着人群，苦笑说，“只怕法医还没有来，像狗鼻子一样灵敏的新闻媒体倒是来了。”

他们看过去，的确有记者在警戒线外向他们这边拍照。紧接着，白车的声音随之传来，一会在人群外停下来。从车上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和戴着口罩的护士。

“黄法医终于来了！”钟明月松了口气。

一个看起来皮肤白皙，表情严肃的男人撩起警戒线，直接向他们走过来，身后跟着一个身穿护士衣服的女孩，可能是他的助手。

“这位是黄法医，这位是我们刑警队新队长夏子成。”钟明月介绍后，他们两人握了下手，然后迅速分开。

“尸体已经面目全非，我的看法还是拉回去解剖吧。”钟明月觉得现场

应该尽快撤离，他知道事情拖下去的后果。

黄法医轻轻撩开一角黑布，脸色霎时惨白，有些颤抖着站起来，点了点头。

夏子成见连法医见了死者也表现出这种紧张，猜想此事非同小可，的确如钟明月刚才所说，是古城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案件。

在警察的帮忙下，法医和护士将尸体抬上了白车。钟明月打开警车门回头看着夏子成，用手在耳边做了个打电话的动作，然后关上门。

在警车带领下，白车渐渐远离东湖，人群也慢慢解散。



身为刑警队队长，虽然休假，但是想到这件离奇杀人案件将是自己调任新职后的第一件案件，是个极大的考验，就感觉休假索然无味。

尽管和妻子在湖边漫步，他还是放心不下，已经没有心情再到湖对岸沙滩上游玩了。他们本来打算放开心情好好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休闲和幸福，但都被死亡阴影笼罩住了。他看见有人从身边走过，手上提着手提包，忽然想起昨天下午“杀人狂魔”的对话，不由愣了一下，暗想：难道这一切真的是一场杀人游戏吗？或者只是巧合罢了。

妻子李跳跳看出他的心事：“不如我们到别的地方走走吧，案件不是有钟明月这小子处理吗？”

夏子成看着暖和阳光中美丽的妻子，勉强地耸了耸肩膀，微笑了一下。

“不久之前，我们在古城发现一个历史神话的古墓，不如我们去看看。”李跳跳自从发现这个墓道后，和杨教授一直对这个历史神话无法解释。他们根据祭祀用的器皿，推测出墓道是部落使用之物体，或者部落把饕餮当做神话里的神来膜拜。

“哦，有这么一回事。好啊！我们走吧。”夏子成回来家乡，本来就打算去古城看看，那里有他初恋和青春的痕迹。

十点五十分，他们坐上前往古城的专线。尽管是带着旅游的心情，夏子成还是无法释怀，想着案件的事情，眉头微微锁上。十一点十五分，他们在古城站下了车，然后沿着古城远古历史痕迹的大道向古墓处走去。

古墓在一片废墟里，守墓的一个老人见了李跳跳，打了招呼：“李助

手，你好！”

“你好！”李跳跳向他微微一笑，然后蹲着身子和夏子成走了进去。

夏子成仔细观察着古墓，忽然听到李跳跳“哦——”的惊叫声。他急忙看过去，见妻子抬头看着一座奇怪的泥像。还没有等夏子成提出疑问，李跳跳说：“这座泥像就是《搜神记》里的饕餮，但是奇怪的是它额头上一个好像龙腾般的图案不见了，难道是被盗了？”

“饕餮？”夏子成对于历史神话几乎是一窍不通。

“关于这段神话，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只是图案？”李跳跳神色有些慌张，夏子成看出来妻子对此事很关心。妻子历来把历史神话研究放在第一位，和夏子成将刑警放在第一位一样，他们曾经就事业发生过争吵，不过最终两人还是由于爱情走在一起。

李跳跳思索了一下，掏出电话，拨通了杨教授的电话。电话响了片刻也没有人接，正打算挂机，那头忽然传来男人的声音：“是谁啊？”

“杨教授，我是李跳跳，我向你汇报个情况，饕餮额头上的图案神秘消失了。”

“什么——我在古城大学里，你是在古墓里？”杨教授惊叫了一声。

“是的，正和丈夫在一起。”

“你等会儿，我现在就过去。”杨教授快速地挂了机。

李跳跳和杨教授说话的隔间，夏子成已经问过守墓老人回来。

“据守墓老伯说，他的对班前段时间夜里出去小解回来，远远看见一个神秘的身影在墓前闪过，他以为是饕餮跑出来了，吓了一跳，随后揉了揉眼睛，却什么也没有。我猜想他没有看错，的确有人进来盗走了。”

“如果有人盗走了，会是谁呢？为什么盗取龙腾图案呢？那东西据我所知，当做宝藏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李跳跳疑惑地看着夏子成。

夏子成沉思起来，他感到一丝不安，事情或许并没有妻子想象的那样简单。

大概十五分钟后杨教授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几乎没有看见李跳跳他们，望着饕餮头额瞪大了双瞳。夏子成从他的眼神里感觉到这个他没有看见过的龙腾图案具有的历史价值。

杨教授惊慌过后，回头看着他们，眼神呆滞，随后愣了一下，和夏子成相互握手。夏子成曾经在婚礼上认识这位年龄大概五十五岁的教授，白

银的头发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可以感觉他对历史充满了热爱和激情。

夏子成就此次事件对杨教授说：“我力争在短时间内查明真相，把龙腾图案拿回来，毕竟这也是我妻子一生钟爱的事业。”

杨教授虽然有些心灰意冷，但还是抱着希望地点了点头。

从古墓出来走到古城大道，他们分道扬镳。他们看着杨教授年迈渐渐离去的背影，叹了口气说：“或者这个古墓的历史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对你来说，何尝不是呢。”夏子成牵着妻子向鲁磨路方向走去。

“跳跳，守墓老伯的话你相信是真的吗？”夏子成忽然说。

“难道老公怀疑是他盗窃的？”李跳跳惊异地看着夏子成。

“具体还需要调查，不过我觉得应该不是盗墓贼盗取的，你不是说盗墓贼不会看上这样的龙腾图案，除非有一点，这个龙腾图案有什么价值。”

李跳跳咬着嘴唇不说话。

鲁磨路一带，都是些旧房子。临街的档口是些小吃店，日用品店，早餐店，人迹比较稀少。李跳跳看见街边的冰糖葫芦，也没有心情。要是平常，可爱的李跳跳，脸上会闪烁出欢悦，好像爱情的光芒。

夏子成看着年少时自己无数次踏过的街道，感觉回到了那时候时光般的温暖。这时有个少年从他们身边快步走过，夏子成感觉到少年身上散发的青春气息就像当年的自己。

步行过两个站牌，穿过人行道，光谷尽收眼底了。夏子成见面前有间书刊亭，走了过去。他在广州养成每天看报纸的习惯，见没有广州日报或者羊城晚报，选择了长江商报。正付钱准备离开，李跳跳伸手从杂志丛中拿出一本叫《狼城》的悬疑杂志，仔细地打量着漫画的封面，只见上面画着一个奇特的动物，不是恐龙也不是凶灵，而是饕餮，手情不自禁颤抖了一下，杂志差点滑落。

夏子成见妻子拿着杂志如此惊慌的表情，贴身近前，愣了一下，心中暗想：事情怎么如此巧合？

“事情怎么如此诡异？难道只是巧合而已？”李跳跳买了杂志，和夏子成向光谷走去，红晕的脸上显出惊骇后的惨白。

“会不会和今天早上凶杀案有关联呢？”一种异常的灵感在他脑中闪现，但随之一想，觉得完全不合理。

鲁磨路通往光谷的天桥下通常是流浪人生活的地方。

他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选择在光谷步行街里的西餐厅用午餐。

西餐厅中午客人不多，他们选择靠窗的位置坐下。他们挑选了两份九成熟的牛排。

李跳跳打开包裹封面的薄纸，仔细看着封面上的饕餮，喃喃说：“画得真像，和古墓里的几乎一模一样。”她说完这句话，忽然意识到什么，抬头看着夏子成。夏子成明白妻子的想法，坚定地点了点头。

李跳跳发现杂志刚好是第一期，就是今天上市的。“不会是真的吧？”她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随后，她翻到最后一页，页面下面印着：狩灵猫杂志社；公司地址，古城鲁磨路联合大夏16楼。

这一切夏子成也看在眼里，做刑警以来，他倒是第一次遇见如此巧合的事情，而且是同一天发生。

他们彼此下意识地相互对望着，脸上充满了疑惑。

之后，李跳跳低头翻开杂志首页，只见首页的短文如下：

饕餮（tāo tiè），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传说是龙生九子之一，形似狼，好饮食，钟鼎彝器上多雕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由于饕餮是传说中特别贪食的恶兽，人们便将贪于饮食甚至贪婪财物的人称为饕餮之徒。饕餮还作为一种图案化的兽面纹饰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称作饕餮纹。

据《搜神记》传说轩辕黄帝大战蚩尤，蚩尤被斩，其首落地化为饕餮。《山海经·北山经》有云：“钩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鸩，是食人。”根据晋代郭璞对《山海经》的注解，这里说的狍鸩即指饕餮。《神异经·西荒经》中有云：“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后来，饕餮变成了图腾，刻于各种祭祀用的器皿之上。《吕氏春秋·先识览》有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殷商时代鼎彝上常刻的就是饕餮，其脑袋狰狞，双目炯炯，赫然有神，鼻梁凸出；首部有一双弯曲的兽角或足，其弯曲的方向似无定制，或内勾似羊角，或外曲似牛角；巨嘴大张，利齿如锯，嘴略弯曲内勾，或嘴巴紧锁，则作正面盘踞状，身躯拱起，头着地或水云气，两边有一对利爪，像狗爪或虎爪。两侧有一对肉翅，形如耳朵。

翻到目录，只是些原创文和小栏目，其中也有《搜神记》里的神话故